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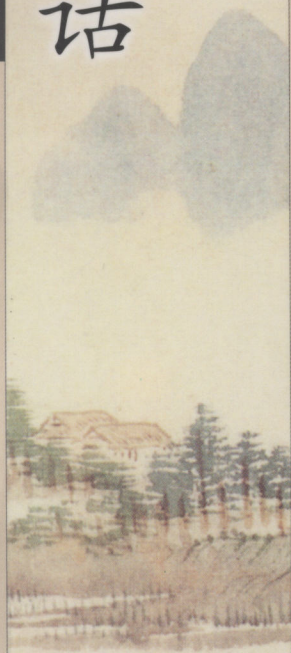
历代诗话丛书

LiDai ShiHua

CongShu

玉壶清话 沧浪诗话

(宋)释文莹 严羽 著 朱刚 批注



历代诗话丛书

LiDai ShiHua
CongShu

94
玉壶清话
沧浪诗话

(宋)释文莹 严羽 著 朱刚 批注

I207.22
S618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壶清话/(北宋)释文莹著;朱刚批注. 沧浪诗话/(南宋)严羽著;朱刚批注.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12

(历代诗话丛书)

ISBN 978-7-80729-558-7

I. ①玉…②沧… II. ①释…②严…③朱… III. ①诗话—中国—宋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6708 号

- 书 名 玉壶清话·沧浪诗话
著 者 (北宋)释文莹 著 朱刚 批注
(南宋)严羽 著 朱刚 批注
责任编辑 汪允普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扬中市科技园区东进大道 6 号 邮编 212212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7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558-7
定 价 19.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88420818)

前言

唐朝政府曾比较认真地执行均田制，限制了汉魏六朝以来门阀贵族势力的发展，但唐末五代的战乱，却在扫荡了旧贵族的同时，也将均田制破坏无余，加上中央政府统治力的软弱，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自然地出现了新兴的地主、富民。如果新的统一王朝——北宋政府直接任用这批地主、富民，那么他们一旦跟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就会又一次形成豪强门阀的阶层。所幸北宋政府另有主意，就是大力发展科举考试制度，以年均百余人的速度录取进士，让他们成为文官，来管理国家。这批进士文官，虽然事实上也可能来自地主、富民，但至少在理念上，他们从“天子门生”到“朝廷命官”，其力量完全来自对国家权力的分有，而并不依靠家族势力。长此以往，形成了一个作为国家权力分有者的士大夫阶层，与此身份相适应的观念也随之出现，比如一个清正的官员只靠俸禄养家，不置私产，一个公平的执法者不应当顾虑私人关系，国法面前应该六亲不认，等等。奇妙的是，不置私产、六亲不认，差不多已符合佛教的戒律，理想型的士大夫，生存状态将与僧人相去无几。而就佛教方面来说，北宋时代确立了通过试经获取出家资格，以及政府任命寺院住持，定期轮换的制度，则僧人也差不多成为一种特殊的进士文官了。两者之间实在拥有太多的共同点，互相亲近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上，这种亲近感完全足以突破儒教和佛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如果谈论教化治术还有些隔阂的话，那么谈论诗词就颇多共同语言了。本书采录的两部宋人诗话——《玉壶清话》和《沧浪诗话》——都与佛教关系密切，前者为僧人所著，但记录的却大多是士大夫的诗文轶事，后者则以“以禅喻诗”著称。

严格来说,《玉壶清话》是一部笔记,但诗话原本就是专谈诗歌的笔记,故内容较多涉及诗歌的笔记,与诗话之间只是量的区别而已。作者释文莹,字道温,主要活动于北宋仁宗至神宗在位期间。皇祐状元郑獬的《郾溪集》中有一篇《文莹师诗集序》,说他是“钱塘人,尝居西湖之菩提寺,今退老于荆州之金銮”,又说他经苏舜钦的介绍,拜见过欧阳修。元人所编《历朝释氏资鉴》卷九记录了他拜见欧阳修时写的一首五言律诗,但目前编成的《全宋诗》并未采录;文莹的道友释契嵩的《镡津文集》有一篇旧序,传为“莹道温”所作,这“莹道温”就是文莹,而目前编成的《全宋文》也未采录。元祐宰相刘摯的《忠肃集》中也有一篇《文莹师集序》,作于熙宁六年(1073),据其所云,文莹诗作甚多,郑獬作序的是前集,而他作序的是后集。但现在,无论前集还是后集,都已失传了,流传下来的文莹著作,除了《玉壶清话》十卷外,还有笔记体的《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至于“玉壶”一名,作者在此书的自序中说明:“玉壶,隐居之潭也。”检《湖广通志》卷七八,荆州府江陵县有“玉壶寺,唐开元间建”,或者文莹在金銮寺住了几年后,又迁居玉壶寺了。自序作于元丰元年(1078),该是其晚年了。

此书的主要价值,就是记录了从南唐至宋初的许多士大夫的诗作和轶事,特别是对于南唐,作者似乎颇有感情,他埋怨北宋政府没有认真为南唐修史,所以着力搜求有关史料,要补其遗阙。其实,从南唐降宋的文臣很多,他们了解南唐的故事,修史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只是立场问题令他们感到尴尬,而文莹的僧人身份使他免去了这方面的顾虑。由于雕版印刷尚未普及,五代宋初文人的别集保存得不多,文莹的记录遂成为今人搜辑《全宋诗》的重要资源。《玉壶清话》的版本不少,中华书局曾出版杨立扬先生(以《知不足斋丛书》为底本)的点校本(1984年版),现在基本上依照这个文本,参考其校记,择善而从。杨先生又从《类苑》等书辑得五条佚文,但其中两条明显是欧阳修《六一诗话》的文字,所以现在只把另三条佚文,加上从《湘山野录》和《续录》中辑出的涉及诗词的条目,作为附录。

至于《沧浪诗话》，严格来说原本也并非诗话，它是由南宋福建的乡绅严羽写的《诗辨》、《诗体》两篇文章，加上札记体的《诗法》、《诗评》、《考证》五个部分集合而成。据今人张健先生的研究结果，严羽本人并未将这些文字编定为一部诗话，到他的再传弟子元代进士黄清老，才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当时可能冠以“严沧浪先生诗法”、“沧浪严先生诗谈”之类的名称，予以刊行，或者作为严羽别集《沧浪吟卷》的一个部分；后来定名为“沧浪诗话”，那是明代的事了（张健《〈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其实，此书的影响，也是到明代以后才变得广泛深远，翻刻的版本也甚多，注释则以近人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最享盛名，目前也最为通行。不过，南宋末期的福建人魏庆之所编《诗人玉屑》曾全篇抄录《诗辨》、《诗法》、《诗评》、《诗体》和《考证》，早于黄清老的编纂工作，应该更能体现南宋的原貌，所以现在就据《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来确定文本，但标点和附录则参考了通行本。

称严羽为“乡绅”，是因为他未做过朝廷的官。大概从北宋后期始，士大夫的地主、富民化，与富民、地主的士大夫化，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时至南宋，两者间差不多已融为一体，区别只在于是否通过科举考试。严羽的家族就是福建邵武的地主，据说同族中出过不少诗人，有“九严”、“三严”之类的称呼，他的同宗兄弟也有考上进士的，令严羽很羡慕。但是，可能因为南宋后期的科举考试内容与他所擅长或爱好的不合，他一生未走上这条出仕途径，始终只是陪同地方官游玩谈论，其观点的影响也就仅限于当地而已。现在看来，“以禅喻诗”是《沧浪诗话》的一大特色，但客观地说，严羽的禅学修养本身颇有局限，他可能受到当时声势极盛的临济宗大慧禅影响（本书附录的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也提及了大慧宗杲），所以在他的观念中，临济宗高于曹洞宗，这明显囿于大慧一派的立场。

由于禅与艺术确有相通之处，“以禅喻诗”遂能触及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这一点是《沧浪诗话》最受今人推崇处。但严羽在《诗辨》中，主要是将禅门乃至佛教各宗派中习见的抬高自派、贬低他派的那种“判教”手段，运用到他对诗歌史的考察中，判别各个时代诗风的高低，其中最重要也最

受关注的就是推崇盛唐诗而贬低宋(“本朝”)诗。对于宋人来说,这原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宋人本就推崇和学习唐诗,比如对崇拜杜甫的黄庭坚说“你的诗没杜诗写得好的”,是决不会令山谷老人生气的。所以,当时著名的诗人戴复古听了严羽论诗,只觉得他的论调太“高”,会与世不合。虽然不合,但“高”之一字足以表明:方向是一致的。明确将唐与宋对立起来的,是元代人。似乎借推崇更早的唐朝来否定刚刚被武力征服的宋朝,会令元人自己处于相当有利的立场,这种立场意识使他们乐意去发现和发挥严羽在诗歌方面的崇唐抑宋之论。到了明朝,有“诗必盛唐”的主张为背景,《沧浪诗话》的大受青睐就更不难理解了。这一部“诗话”编成和流行的经过,本身就反映出诗歌批评史发展的一个侧面。

要所有士大夫都绝对同化于国家权力分有者的身份,而毫无私心,当然只是理想而已,不过,像范仲淹、欧阳修那样倡导士大夫的自觉意识,继而出现司马光、王安石那样清教徒式的士大夫,在北宋史上确也引人注目。至少,理想型的士大夫是以整个“天下”为关怀对象的,风气所及,像文莹这样的僧人,交往的也多是状元、宰相,即便记录南唐的史事,他也带着总揽全国的眼光。但是,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绝大部分士大夫的家族会无可避免地变成“乡绅”,而《沧浪诗话》的内容,从南宋时代的文化背景来看,便具有相当浓厚的“乡绅”色彩。严羽自己读书思考,颇有心得,亦堪称独到,但他明显不具备文莹那样广博的见闻,不曾拥有文莹那样与士大夫社会主流人物交游的丰富经历,难免以武断的方式发表自以为是的意见。虽然他的意见确有值得倾听之处,但其影响在起初只局于一隅,却也是事实。这当然不是对“乡绅”的贬低,实际上,从北宋后期延续到南宋的福建“乡绅”文化是颇堪关注的,从这里孕育出来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一系的道学,后来成为权威意识形态,而严羽的诗学,也差不多成为近世诗学的圭臬,福建的“乡绅”实在很有自豪的本钱。相比之下,道学因为认了北宋的士大夫做祖宗,显得源流宛然,所以更早地走出“乡绅”圈子,进入士大夫社会,而严羽之被士大夫社会接受,则要到他的再传弟子考上元朝的进士以后。

目 录

前言	1
玉壶清话	1
序	3
卷一	4
卷二	14
卷三	23
卷四	32
卷五	41
卷六	52
卷七	60
卷八	69
卷九	78
卷一〇	87
佚文	97
附录	98

沧浪诗话	131
诗辨	133
诗体	136
诗法	145
诗评	147
考证	152
附录	157

1	玉壶清话	王世贞
2	沧浪诗话	严羽
3	一	卷
11	二	卷
88	三	卷
82	四	卷
14	五	卷
82	六	卷
00	七	卷
00	八	卷
87	九	卷
78	一	卷
70	文	卷
80	1	卷

开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张 10.5
字 数 17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6538-1
定 价 19.00 元
(本书凡印刷错误可电承印厂调换,电话:0311-86381818)

序

玉壶，醴泉之渚也。文莹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国朝至熙宁间，近数千卷。其间神道碑、墓志、行状、实录及奏议、碑表、野编小说之类，数十纪之文字，聚众学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礼乐文章之范，鸿勋盛美，列圣大业，关系世之隆替，载四海之见闻。惜其散在众帙，世不能尽见，因取其未闻而有劝者，聚为一帙之书。及纂《江南通志》，并为李先主昇符立传，厘为十卷。且大黄帝之时，世淳事简，尚有风后、力牧为史官，藏其书群玉山中。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功也。书成于元丰戊午岁八月十日，余杭沙门文莹湖山草堂序。

玉壶清话

玉壶，醴泉之渚也。文莹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国朝至熙宁间，近数千卷。其间神道碑、墓志、行状、实录及奏议、碑表、野编小说之类，数十纪之文字，聚众学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礼乐文章之范，鸿勋盛美，列圣大业，关系世之隆替，载四海之见闻。惜其散在众帙，世不能尽见，因取其未闻而有劝者，聚为一帙之书。及纂《江南通志》，并为李先主昇符立传，厘为十卷。且大黄帝之时，世淳事简，尚有风后、力牧为史官，藏其书群玉山中。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功也。书成于元丰戊午岁八月十日，余杭沙门文莹湖山草堂序。

玉壶，醴泉之渚也。文莹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国朝至熙宁间，近数千卷。其间神道碑、墓志、行状、实录及奏议、碑表、野编小说之类，数十纪之文字，聚众学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礼乐文章之范，鸿勋盛美，列圣大业，关系世之隆替，载四海之见闻。惜其散在众帙，世不能尽见，因取其未闻而有劝者，聚为一帙之书。及纂《江南通志》，并为李先主昇符立传，厘为十卷。且大黄帝之时，世淳事简，尚有风后、力牧为史官，藏其书群玉山中。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功也。书成于元丰戊午岁八月十日，余杭沙门文莹湖山草堂序。

玉壶，醴泉之渚也。文莹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国朝至熙宁间，近数千卷。其间神道碑、墓志、行状、实录及奏议、碑表、野编小说之类，数十纪之文字，聚众学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礼乐文章之范，鸿勋盛美，列圣大业，关系世之隆替，载四海之见闻。惜其散在众帙，世不能尽见，因取其未闻而有劝者，聚为一帙之书。及纂《江南通志》，并为李先主昇符立传，厘为十卷。且大黄帝之时，世淳事简，尚有风后、力牧为史官，藏其书群玉山中。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功也。书成于元丰戊午岁八月十日，余杭沙门文莹湖山草堂序。

序

玉壶，隐居之潭也。文莹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国初至熙宁间，得文集二百余家，近数千卷。其间神道碑、墓志、行状、实录及奏议、碑表、野编小说之类，倾十纪之文字，聚众学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礼乐文章之范，鸿勋盛美，列圣大业，关累世之隆替，载四海之见闻。惜其散在众帙，世不能尽见，因取其未闻而有劝者，聚为一家之书。及纂《江南逸事》，并为李先主昇特立传，厘为十卷。且夫黄帝之时，世淳事简，尚有风后、力牧为史官，藏其书群玉山中。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劝也。书成于元丰戊午岁八月十日，余杭沙门文莹湘山草堂序。

杨亿(974—1020)，字大年，梓潼人，后为翰林学士。钱惟演(962—1034)，字希圣，五代吴越国君之后，仕宋为翰林学士，拜枢密使。刘筠(970—1030)，字子仪，宋咸平元年进士，后为翰林学士。此三人皆为宋初“西昆体”诗派的代表作家。

熙宁(1068—1077)，与下文的元丰(1078—1085)皆宋神宗年号。

李昇，五代十国中南唐的创建人，本书卷九为其传记。

李昇(947—1001)，字允元，宋大名，真宗时任宰相及参知政事。性格刚严简傲，人士罕登其门。李昉(925—996)，字明远，五代时进士，仕后汉、后周，归宋，文宗朝任宰相。杜祐和厚，好接宾客，此二人常以诗款唱和，共著《二学唱和集》。

李昉(925—996)，字明远，五代时进士，仕后汉、后周，归宋，文宗朝任宰相。杜祐和厚，好接宾客，此二人常以诗款唱和，共著《二学唱和集》。

李昉(925—996)，字明远，五代时进士，仕后汉、后周，归宋，文宗朝任宰相。杜祐和厚，好接宾客，此二人常以诗款唱和，共著《二学唱和集》。

李昉(925—996)，字明远，五代时进士，仕后汉、后周，归宋，文宗朝任宰相。杜祐和厚，好接宾客，此二人常以诗款唱和，共著《二学唱和集》。

卷一

一

丁谓(966—1037)，字谓之，宋淳化三年进士，后为宰相，封晋国公。善谈笑，喜为诗。

杜甫《偶侧行赠毕四曜》：偶侧何偶侧，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怜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过今不得。不是爱微躯，非关足无力。徒步翻愁官长怒，此心炯炯君应识。晓来急雨春风颠，睡美不闻钟鼓传。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已令请急会通籍，男儿性命绝可怜。焉能终日心拳拳，忆君诵诗神凛然。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与子非壮年。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苏易简(958—996)，字太简，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第一，以文章知名，官翰林学士。性嗜酒，卒年三十九。有《文房谱》、《续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

晁迥(951—1034)，字明远，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当时称为“好学者”。

真宗尝曲宴群臣于太清楼，君臣欢浃，谈笑无间。忽问：“麀沽尤佳者何处？”中贵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进之，遍赐宴席。上亦颇爱，问其价，中贵人以实对。上遽问近臣曰：“唐酒价几何？”无能对者，唯丁晋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尝读杜甫诗曰：‘蚤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是知一升三十钱。”上大喜曰：“甫之诗，自可为一时之史。”

苏翰林易简，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敬器，遂以水试于玉堂。一小珣传宣于公，见之，不识其名，因密奏。既晓，太宗召对，问曰：“卿所玩者，得非敬器乎？”公奏曰：“然。”亟取进之于便坐，上亲试之。其水或增损一丝许，器则随欹；合其中，则凝然不摇。上叹曰：“真圣人切诫之器也。”公奏曰：“愿陛下执大宝神器，持盈守成，皆如此器，则王者之业可以与天地同久。”上徐笑谓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之节，安有沉湎之过耶？”盖公尝嗜饮过中，故托此以规之。易简泣谢感佩。上亲撰《敬器铭》及草书《诫酒诗》以赐焉。

枢密直学士刘综出镇并门，两制、馆阁皆以诗宠其行，因进呈。真宗深究诗雅，时方竞务西昆体，磔裂雕篆，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止得八联。晁迥云：“凤驾都门晓，微

凉苑树秋。”杨亿止选断句：“关榆渐落边鸿过，谁劝刘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帐行尘起夕阳。”李维云：“秋声和暮角，膏雨逐行轩。”孙仅云：“汾水冷光摇画戟，蒙山秋色锁层楼。”钱惟演云：“置酒军中乐，闻笳塞上情。”都尉王贻永云：“河朔雪深思爱日，并门春暖咏《甘棠》。”刘筠云：“极目关山高倚汉，顺风雕鹗远凌秋。”上谓综曰：“并门在唐世皆将相出镇，凡抵治，遣从事者以题咏、述怀、宠行之句，多写于佛宫道宇，纂集成编，目《太原事绩》，后不闻其作也。”综后写御选句图，立于晋祠。综，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远军使董遵海，以从学。遵海遣综贡马于朝，还日，太祖解真珠盘龙带，遣综赍赐遵海。综时年十六岁，奏曰：“臣外兄止以方贡修人臣之常节，陛下解宝勒赐之，臣窃恐勋臣别立殊绩，陛下当何以为赐？”敷奏清雅，辞容秀彻。太祖爱之，谓左右曰：“儿非常材。”从容谓之曰：“吾委遵海以方面，不得以此为较。”后雍熙二年，擢第于梁颙榜中，同年钱若水深器之，推挽于朝。

兴国中，太宗建秘阁，选三馆书以置焉，命参政李至专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铉三学士叩新阁，求书以观。至性畏慎，拒曰：“扃钥诚某所掌，签函巾冪，严秘难启，奈诸君非所职，窃窥不便。”三人者笑谓至曰：“请无虑，主上文明，吾辈苟以观书得罪，不犹愈他咎乎？”因强拉秘钥启窥。至密遣阁吏闻奏，上知之，亟走就阁赐饮，仍令尽出图籍、古画，赐昉等纵观。昉上言：“请升秘阁于三

杨亿(974—1020)，字大年，神童出身，后为翰林学士。钱惟演(962—1034)，字希圣，五代吴越国君之后，仕宋为翰林学士，拜枢密使。刘筠(970—1030)，字子仪，宋咸平元年进士，后为翰林学士。此三人为宋初“西昆体”诗歌的代表作家。

孙仅(969—1017)，字邻几，宋咸平元年进士第一。

李至(947—1001)，字言几，宋太宗、真宗时任参知政事。性格刚严简重，人士罕登其门。李昉(925—996)，字明远，五代时进士，仕后汉、后周，归宋，太宗朝任宰相。性格和厚，好接宾客。此二人常以诗歌唱和，共著《二李唱和集》。

吕溱，字济叔，宋宝元元年进士第一，后为翰林学士。

馆之次。”从之。仍以飞白阁额赐之，及赐草书《千字文》。至请勒石，上曰：“《千字文》本无稽，梁武帝得钟繇破碑，爱其书，命周兴嗣次韵而成之，文理无足取。夫孝为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为卿写《孝经》本刻于阁，以敦教化也。”

熙宁元年，状元吕公湊为京尹，上殿进札子，时府推官郎中周约随趋于后。今上忽问吕曰：“卿体中无恙否？”吕对曰：“臣无事。”斯须又问：“卿果觉安否？”吕又对曰：“臣不敢强。”时吕公神采气焰，略无少亏。将退，又问周曰：“卿见吕湊如何？”周对曰：“以臣观湊，似亦无事。”吕出殿门，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镜自照，问周曰：“足下果见湊如何？”周曰：“龙图无自疑，容彩安静。”果数日感疾，迤邐不起。此较然知圣人之观物，殊有夙见，况他事可昧天鉴哉？周中立责授巴陵，亲语其尉朱元明。元明，佳士也，敢妄说乎？

景德三年，有巨星见于氐之西，光芒如金圆，无有识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录》、《荆州占》，其星名周伯。语曰：‘其色金黄，其光煌煌，所见之国，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时而出。”时方朝野多欢，六合平定，銮舆澶渊凯旋，方域富足，赋敛无横，宜此星之见也。克明本进士，献文于朝，召试中书，赐及第。

太宗将亲攻范阳，李南阳至参大政，以二策抗疏为奏：“愿陛下选将帅中威武有谋、敦庞多福、克荷功名者，授宸算，付锐兵，俾往征之。大驾不出京毂，恭守宗祧，慰抚黔

庶，示敌人以闲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暂驻清蹕，扬天威以壮军声，策之中也。若其边霜朔雨，朝尘夕埃，翻龙凤于旗常，拥貔貅于銮辂，劳侵黼宸，士失耕农，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继以目疾求退，士论嘉之。

曹武惠彬，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武惠左手捉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须取一印，余无所视。后果为枢密、使相，卒赠济阳王，配享帝食。公虽兼将相之领，不以爵禄自大，造门者，皆降庑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禀白者，虽剧暑，不冠不与见。伐江南、西蜀二国，诸将皆困载而归，惟公但图史衾簟而已。为藩帅，中途遇朝绅，必引车为避。过市，戢其传呼，戒导吏去马不得越十轮，恐壅遏市井。性仁恕，清慎无挠，强记，善谈论。清白如寒儒，宅帑无十日之畜，至坐武帐，止衣弋绋紵袍、素胡床而已。征幽州，偶失律于涿鹿，素服待罪。赵参政昌言请案诛，朝廷察之，止责右骁卫上将军，未几遂起。赵参政自延安还，因事被劾于尚书省，久不许见。时公已复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许朝谒，士论叹伏。子璨，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太宗将蒐渔阳，李文正昉抗疏力谏，曰“臣闻古哲王之制，国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德不能加乎？盖不欲以四夷劳中国。陛下岂不闻秦戍五岭，汉事三边，道殣相枕，户籍消减，一人失道，亿兆罹毒！然而开远夷，通绝域，必因魁杰之主，济以好事之臣。所以张騫凿空，班超投笔，或

曹彬(931—999)，字国华，宋初大将，谥武惠。

赵昌言(945—1009)，字仲谏，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宋太宗时曾任参知政事。

以重宝结之，或以强兵慑之，投躯于万死之地，快志于一朝之愤。炀帝规模广远，欲吞秦、汉，自劳万乘，亲出玉关，关右流沙骚然，民不聊生。观陛下又欲事炀帝秦、汉之事”云云。公居常奏论，皆雍容和婉，未尝有逆鳞之节，此疏之上，士论骇伏。后果伐燕无成，太宗方忆前疏忠鲠，始赐手诏厚谕其家。

窦仪(914—966)，字可象，五代时进士，入宋为翰林学士。

太祖初有事于太社，时国中坠典多或未修，太社祝文亦亡旧式，诏词臣各撰一文，誊录糊名以进。上览之，谓左右曰：“皆轻重失中。”独御笔亲点一文曰：“惟此庶乎得体。”开视之，乃窦仪撰者。文曰：“惟某年太岁月朔日，宋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社：谨因仲春、仲秋，祇率常礼，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香苾、嘉荐醴齐，备兹禋瘗，用伸报本。敢以后土句龙氏配神作主。惟神，品物赖之载生，庶类资以含洪，方直所以著其道，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忘报乎？尚飨。”遂诏仪定其仪注。公以《开元礼》参酌于三代之典，继以进熟之际作《雍和乐》，太社之饌自正门入，配坐之饌自左闥入。皇帝诣盥洗之仪，并如圆丘。(事具本文。)诣太社樽所，执樽者举冪，赞酌醴齐，太常卿引皇帝于太社神坐前，捧爵跪奠，太祝持版进于神坐之右，西向跪读祝文。

黄夷简(935—1011)，字明举，五代时仕吴越，后随钱俶归宋。喜作诗，老而不辍，卒年七十七。

黄夷简闲雅有诗名，在钱忠懿王俶幕中，陪樽俎二十年。开宝初，太祖赐俶“开吴镇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简谢于朝。将归，上谓夷简曰：“归语元帅，朕已于薰风门外建离宫，规模华壮，不减江浙，兼赐名礼贤宅，以待李煜与元帅，先朝者即赐之。今煜崛强